小黄花做出的大文章

史涌涛

刚刚参加过《北魏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首发式，看到由大同市十一位中青年作家完成的这套丛书，以人物写北魏，写出了北魏的荣盛和北魏的变革与融合，凸显出北魏平城时代的精神气韵，不禁为由市作协主导完成的这项浩大文化工程点赞。正在赞叹之余，市作协主席任勇又发来一个超大文档，竟是一部长达15万字的报告文学《火山红黄花黄》，由参与了《北魏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任勇、石囡、周智海共同完成，嘱我写一篇观感。还未看时，便已在心中感叹，由衷为他们的勤奋高产而赞佩，刚刚笔录北魏时代的恢宏气象和平城人物的辽远风华，便又投身广阔的田野，深度观察记录新时代大同农村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端的是不简单也！待用了几天的时间细细品读后，更是深深融入作家笔下展现的宏阔画卷，沉浸在火山脚下每个人怀揣梦想努力奋斗的情境中，与作品的一个个生动人物深度对话，了解他们的梦想与追求，了解他们的奋斗与坚持，了解他们的耕耘与收获，可谓写透了“小黄花做出大产业”的时代鸿篇，真正完成了小黄花做出的大文章。

先说作者。任勇、石囡、周智海是大同市作家群里中生代与青生代的优秀代表，近年来创作势头旺盛，屡有佳作问世，让人刮目相看。我与三位作家都格外相熟，对他们的性情与文风也有深透了解。三人都有诗人气质，任勇诗风洒脱，信马由缰，率性天然，常带给人轻灵的启迪；石囡诗境磅礴，力道沉雄，格局开阔，常带给人厚实的感悟；周智海诗韵古雅，常用旧体，文辞华美，常带给人古典的韵致。且文人大多善饮，从他们各自酒风亦可一窥不同文风，任勇豪放，喜欢在酒后放声高歌，潇洒不羁，有侠者之气；石囡深沉，只要端杯便一饮而尽，话语极少，只是微笑，偶作颇具哲思之语，有隐士之风；周智海内敛，行事低调，虽是海量，却很少多喝，踏实可靠，有平实之态。而由年龄不同、性情不同、文风不同的三人来共同完成一部大型报告文学，本身就是一件极具挑战之事。当我在阅读作品时，似可感到或猜到某一章是由谁来完成，但整体读下来却感觉全篇文风一脉，浑然一体，叙事写人都格外生动细腻，似乎三人在写时便已达成高度默契，达到心灵相通，笔端相合，殊为不易。

再说文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报告文学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有许多传播甚广的佳作，在大同文坛，亦屡现影响广泛的佳作。但近年来，报告文学却相对冷门，远不如小说诗歌受文坛青睐。我想可能是由于报告文学费力而不讨巧，题材不好把握，且需要大量扎实的现场采访笔录，写实风格亦让自由想象的空间较少，可谓戴着镣铐跳舞，所以近年来专注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甚少，长篇的报告文学作品更是鲜见。而三位作家怀着强烈的使命感，勇于承担起为时代录史的重任，知难而上，完成了一部有温度、有高度、有广度，且文学性、纪实性、时代性俱佳的报告文学佳作，特别值得赞佩。

再说作品。作品开篇即以散文抒情的笔法写下：“大同黄花火了，火在中国的大地上。大同黄花，已经成为一张名牌，一张靠农民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名片。”然后讲述故事发生地大同市云州区神奇有三：一是红，二是绿，三是黄，各有厚重历史与鲜明特色。而任勇、石囡、周智海三位作家，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多年，面对黄花，思考着该书写些什么，挖掘些什么，表达些什么，于是，在那个火热的夏季，正值黄花收获季时，他们行走在云州区火山脚下，采访、体验、思考，用手中的笔，丈量出火山和黄花该有的温度。在三位作家笔下，一幅宏大的时代画卷徐徐展开，以每一个不同的人物为主角，展开不同的篇章，而连缀起来就形成一个宏大的时代群像。据我阅中所记，主角大约有二三十位，而有名有姓的人物即有百余人之多。而这样的文学实践，可谓是为时代录史，其体例正与《史记》相通，为纪传体，采用的是以记载各种人物活动为中心的体裁，而每一个章节即应为“本记”，只是“本记”的主角不再是叱咤风云的历史风云人物或王公将相，而是看似平凡却共同做着不平凡的黄花事业的人们。他们中，有村支书、省劳模，有率先开展黄花种植的黄花种植户，有黄花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有区委书记，有区黄花办负责人，有农技站站长，有高级农艺师，有推广销售黄花的企业家，有“忘忧仙子”，有网红电商，有新时代青年农民，也有许多普通村民，他们都有自己的追求，也曾遇到过不同的困惑与迷茫，经历过不同的曲折，但都坚持相同的信念，即相信“小黄花一定能够做成大产业”，而在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梦想正在照进现实，黄花真正成为了百姓的致富花，在火山脚下，正展现出格外鲜艳的亮色。

这份努力不寻常，这份记录不简单。当阅罢《火山红黄花黄》，我真正读懂了“小黄花做成大产业”的时代意义。黄花产业的发展，承载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梦想与追求。而做好黄花文章有许多不易，从辛苦栽植要三年才等到采摘期，采摘前可能面临暴雨和冰雹，天不亮就要采摘的辛苦劳作，还要拿捏好采摘那些即将开花而没有开花的，还有蒸燔、晾晒的环节，销售的环节，以及进一步开发黄花经济价值的努力等等。而围绕一株小小的黄花背后，有那么多生动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三位作家以扎实采访与生花妙笔把这些人物群像以传神工笔描画出来，将宏大的时代背景以细致开掘深刻展现出来，颇见文学功力。作家笔下的人物绝大多数我并不认识，但通过阅读《火山红黄花黄》，我感觉我已与他们熟识起来，那么真切，那么朴实，那么可爱，而这种阅读体验绝非小说里的虚构人物可比，我想有一天假如有机会相遇，也会道一声“久仰！”，这就是报告文学的魅力。

祝愿火山脚下那片土地更加美丽，含苞待放的黄花更加鲜艳动人，那里淳朴的乡亲奔小康之路更加踏实，祝愿任勇、石囡、周智海的文学创作不断突破，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雪落炊烟暖

杨丽丽

在乡村最美的风景莫过于雪后的炊烟，你看，一场飘飘洒洒的落雪过后，整个村庄变成了一张硕大的宣纸，那些炊烟就像疏淡有序的笔墨，在农家屋顶描绘出动静皆宜的风景。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对于一个青瓦红墙、篱笆小院的村庄来说，没有炊烟就是不完整的。一缕缕炊烟就是整个村庄的灵魂，有了炊烟，整个村庄都鲜活起来，灵动起来。日出日落，月圆月缺，炊烟就像一场经典的老电影，日复一日，在农家的屋顶一遍一遍放映着，将农耕生活演绎得恬淡而安适。

冬日的村庄寂静而萧条。一场大雪过后，远山近川都隐去了身姿。白茫茫的世界里，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各家各户房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早中晚三个时间段，那炊烟就像商量好了一样，带着禾草野柴的火星味儿一点点在岁月的枝头上扩散着、蔓延着，成为农家屋顶最美丽的风景。

炊烟是禾草野柴的精魂，是农家最温暖的标志，它们有着熟悉的味道和温度，不会因为四季的变换而消失，只会在一场大雪过后变得更加明朗和清晰。不管是李家的小米清粥，还是张家的肉馅包子，抑或赵家的葱花烙饼，一把柴火填进灶膛，那味道就会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相互纠缠着，慢慢融合着升腾着，直到蜿蜒到我们的目光再也无法触及的天际。

记忆里，母亲总会在青瓦结霜之前去寻找合适的野柴，为冬天做储备。用耙子搂，用镰刀砍，母亲用各种方式收集起来的柴火填满了院子里的小库房，一开门那些落叶枯枝的气息就扑面而来。熬玉米粥、蒸包子时就收一簸箕落叶扯几根枯枝扔进灶膛里，那连绵不断的火苗舔舐着漆黑的锅底，一缕一缕的炊烟配合着风箱“啪嗒啪嗒”的节奏绵延几百米，温暖着整个冬天的冷寒。

母亲说，炊烟是有翅膀的，你走得再远，它都能飞到你的梦里。炊烟是有味道的，你走得再远，它都能召唤你回家。是的，那些长了翅膀的炊烟从未停止飞翔，它们像高挂在天空的明月，也像夜空中眨着眼睛的星星，一次次把母亲眺望的眼神送往远方，一次次勾勒出故乡的轮廓，一次次把母亲一声长一声短的呼唤变成游子心间绵长的思念。

在离开家乡的时日里，每每看到那一缕缕飘荡的炊烟，整个心都会激动起来，那是记忆里最温暖的回忆，是缠绕在游子心间绵长的思念，是平淡日子里一种向上的希望。有炊烟的日子，就有生活的温暖，在白雪飘飘的季节里，炊烟在屋顶变换着形状，用不变的温度和味道温暖着游子们背井离乡的胃囊。

冬的隐喻

白俊华

接住一枚落叶
向它打听
有关冬天的消息
落叶的脸一红，只给了我几条
清晰的，意味深长的脉络

树的眼神，显得越来越深沉
仿佛要看穿一朵云的心事
风，总是疯疯癫癫，胡言乱语
它永远不知道，一个人
与一场雪，到底是什么关系

落叶知道，树也知道
当铺天盖地的大雪如约而至
仰起头
便能听到，一声又一声
晶莹的鸟鸣

扫码了解大同长城八景更多内容

雪后镇川口 安晋华摄

如果此刻有风

贺英

母亲今年一整个夏天都待在乡下，种菜养猫，过着完美的田园生活。我在不忙的时候，会通过监控系统看她忙出忙进。有一天，我一打开手机的萤石APP，吓了一跳。村庄被浓烟笼罩，白烟随风自西向东浩荡而去，显然有着火的地方，而且还不小，但奇怪的是村里人并没有去灭火，仍然慢慢悠悠甚至围观。细看，我母亲居然还在地里拾玉米（秋收后主家遗落在地里的小玉米、半截玉米不再要了，就成了我母亲捡拾的对象）。在我母亲位置的上风处，烟还很大。如果此刻有大风，火从上风口来，我母亲根本就没有逃路。但镜头里的母亲仍然在玉米地里不紧不慢忙乎着，让我又一次心跳加快。

等到她昨天从乡下回来说起此事，我问，村里人为什么不赶快灭火呢？拿起工具，随手就可以用土来灭火的呀，难道不怕把旁边的房子点着吗？怎么全在那里围观、看热闹？母亲说，火是村里人专门点着的，为了烧田里的秸秆。火从村西烧到村东，浓烟还引来了警车，但村民并没有立即灭火，而是放着两辆推土车，稍稍做做灭火的样子。我更是无语，这种烧秸秆的做法难道不是早就被禁止的吗？而母亲给出的答案是，不怕，火烧不大的！村里人觉得秸秆这样可以一烧了事，如果机械作业打成秸捆，土地就会被机器压实，来年播种时就特别费劲。

我一时无语，答不上话来！其实心里就想问一句：如果此时有一场稍大一点的风，风助火势，烧了房子烧了粮食出了人命，又该如何收场？

每年有多少发生在村庄里的火灾就是因为烧秸秆、上坟烧纸钱、野外烧土豆点火，然而并没有人记在心上，那些看似憨厚老实的乡亲，还在固执地以自认为捷径的方式来生活、耕作……

我只能在心中祈愿，在他们点火的时候，不要有风啊！不要有风啊！不要有风啊！

张谟，守拙追韵的书者

侯建臣

张谟的名字，我很早就听说过。也似乎一起吃过饭，但吃过以后，就散了，再没有过交集，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就一直是路人甲和路人乙的关系。这也在于我没有主动要人电话的习惯，或者，在一些我认为能够称得上“老师”的人面前，我多少是有点儿自卑的。一年两年三年，或者五年十年十五年过去了，终于有一天我们又坐在了一起，不知道是偶然的，还是另有原因，总之是，这一次我们有了交谈，有了交流，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交往。慢慢地，我才走近了一个书者，也走进了他的艺术世界。

张谟书法的“三通”

张谟是个书者，他写各种体，然后自成一体。看他的书法，不看名字，就大致能知道那是他写的字。张谟的字有甩袖的飘逸，有七律的空灵；有悠长唱腔里溢出来的神韵，有绝妙词句里蕴含的真味。这些缘于张谟的“三通”。他早年在一个艺术学校里学戏，师从闫桂荣先生。闫桂荣先生从小学艺刻苦，唱、念、做、打功夫精深，文武戏兼善，为三晋名角。在老师的身上，张谟不仅学到了戏剧的一些基本功夫，也领悟了许多从艺之道、为人之道。这些年张谟还写古体诗，他经常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诵成诗篇，逸致遣怀。艺术都是相通的，或者也可以说，所有的艺术都在相互关照，就如生活中的朋友、兄弟，在相互关照的过程中，就达到了相融共进。对戏剧的领悟、对诗词的研磨，让张谟的书法更加立体，更加多元，也更加得心应手。正如他自己的感悟：“闫桂荣先生中年后感叹人在四十岁以后才会演戏，其时余正值弱冠，未解其意。多年过后，余已涉入书坛三十多年，年过不惑，回想从事书法实践和创作的过程，顿觉先生所言在理，其理精深。那就是，一切艺术创作，光有过硬的基本功和技术是不行的，要想使艺术作品有感染力，必须要有生活、阅历、积累、见识和修养，更要有对艺术敏锐的感悟力。唯有此，作品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书者对艺术的理解，而是一个有了一定生活阅历的人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

张谟书法的“皆融”

张谟的书风，奇逸散淡，含蓄典雅，自然质朴，高古厚重。运笔清新、爽利，结构奇正多变，章法空灵、平实，于平淡中寓奇崛，已自成一体。这与他多年的临习与钻研分不开，而张谟的临习与钻研，是建立在皆融基础上的。张谟一开始学习书法，从欧体楷书学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继而又学习行草、北碑和篆隶。行草以“二王”为主，又临习米元章、黄道周、王铎、何绍基等诸家作品，旁涉黄宾虹、林散之等现代大家墨迹，参以碑意，走碑帖结合之路；北碑则以《张玄墓志》《灵庙碑》《龙门》等为范本；篆隶习《大盂鼎》《张迁碑》《曹全碑》等。碑帖皆融、古今皆顾、诸体皆涉，在博大的书法世界，张谟如一只勤奋的蜜蜂，遍采百花，然后成就了自我。大同市书法家协会原主席、著名书法家胡金来先生评价张谟：张谟是一个善于思考，又耐心入微之人。张谟之所以有今天的书艺成就，与他的才情和孜孜苦修休戚相连。他遍临法帖，通览大家；取法乎上，能得其中，亦高过时人多矣。

张谟书法的“守拙追韵”

初看张谟的字，似乎并不好看，确实是，他的字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的好看，但细看，却是字字有味道，笔笔见神韵，看着看着，你就会从心底里喜欢上。著名作家、书画家王祥夫评价说张谟的书法是讲究的，一笔一画极其用心，率然为之的情况很少，一个字一个字地讲究下来，通篇又有着很好的呼应，这在他的行书作品里尤为突出，字就是那个字，写出来便有着与他人不同处，有意与他人不同却又没有走到险怪的境地。王祥夫认为张谟的行书作品不张牙舞爪，平和之中有着出人意料的奇崛。上海三联书店在《毛笔硬笔精品集》中这样评价张谟的书法：“看似歪歪扭扭，细细品味，却险中见稳，拙中见智，具有强烈的意趣。”

张谟书法集的首页有四个字：守拙追韵。这估计应该是他的艺术追求。拙是一种美，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成熟后的返璞归真。守拙是一种执着的朴素，是对油滑的抗拒。在对拙的坚守中，追求自己独特的韵味，一个书者的风格与品质也就卓尔起来。因为他的这种坚守与追求，也便有了他的一系列成就：参加全国第五届书法篆刻展，连续三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名家工程千人千作展，首届楹联书法、草书作品大展等等；获得过全国电视书法大奖赛二等奖、钢笔书法大赛一等奖、神龙书法大奖赛金奖、山西书法大赛一等奖等等；还被《中国书法》杂志“中青年名家工程”栏目推荐为当代中青年名家，被《书法报》评为中国书法“兰亭诸子”……